
青年钱锺书“安身立命”的诗魂存根

——打通《槐聚诗存》与《谈艺录》的深层经脉

夏中义¹

(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, 上海 200240)

【摘要】:文章拟有两个看点。其一,从青年钱锺书 1939-1942 年间的旧体诗,考辨他当年孤苦撰写的《谈艺录》确属“忧患之书”,其忧患程度不亚于钱穆 1939 年脱稿的《国史大纲》或陈寅恪 1940 年杀青的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。其二,在方法论意义上,把《槐聚诗存》视为印证钱锺书学案赖以发生的直接心理动因的“押韵的文献”,于是那个驱动《谈艺录》作者在艰难时世发愤著书的“内在动力机制”也就浮出水面,此即:从“自期(吾甘殉学)”→“自负(萧然冷屋)”→“自律(萤光自照)”→“自居(孤岛谈艺)”。这既是钱 1940 年前后撰《谈艺录》的心路历程,也是钱“三十而立”学人信仰的诗魂存根。

【关键词】:青年钱锺书 安身立命 《槐聚诗存》 《谈艺录》

西方学界曾流行一句口头禅:“说不尽的莎士比亚”。意谓莎剧所蕴藉的人类价值意向的丰富性暨复杂性,往往让讲逻辑的学术显得不够用或不适用。这很正常,用黑格尔的名言来回应,即“知性不能把握美”。这就像观赏古希腊雕塑不宜用 X 光一样。20 世纪中国出了一个钱锺书(1910-1998),其学识、才情、睿智、襟怀所达到的史无前例、后难来者的厚度、高度与深度,令海内外学界不得不仰之为“文化昆仑”横空出世也。横空出世,与“旷世”近义,大凡某历史人物已卓绝到难以用共时态常识去考量或想象时,他就会被赋予“旷世性”。“旷世性”的特征首先在“说不尽”。钱锺书留给百年学术视野的第一印象即“说不尽”,却也因此引诱无畏者明知“说不尽”,却又“偏要说”,至今纷讼不已。

回眸钱锺书自 1978 年复出学界、1979 年初版《管锥编》四卷、1984 年推出补订版《谈艺录》,迄今已四十年。四十年来,海内外不时生一波波“钱锺书热”堪称“说不尽”,然就总体而言,又可谓钱学所以“说不尽”,除却钱学本身幽邃非凡,另一缘由恐是后学因准备不足便仓促上阵所致。以《谈艺录》为例,敢对此名著评头论足者固然能道出此书梗概在“写什么”,但对作者 1939-1942 年“为何写”“怎么写”此书则基本不言及,更未追问此书之撰写,对青年钱锺书的人生角色选择乃至“安身立命”之意义何在。本文自期能在这方面有所探询,不当之处,以祈学界指正。

“文献-发生学”与诗魂链

考辨钱锺书《谈艺录》这部学术名著,从什么视角楔入为宜?这将取决于研读动机。

¹作者简介:夏中义,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。

若想在知识学层面予对象给出整体逻辑还原(探讨此书大体写什么,怎么写,有无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等),这在方法上可谓“文献-本体论”分析,即姑且把文献当作纯然独立的本体存在来解析。它宛若兀地闯入视野的陌生者,你可以不知它从哪儿来,却又须在预定时间给出慎重的专业评估。这颇似学界流行的“匿名评审”:一叠文稿在握,标题、摘要、正文、注释俱在,唯独隐去作者姓名。某作者明明对文稿拥有知识产权,但为了兑现学术公正,不得不被“匿名”。这在原则上并不影响文稿本身的质量良莠。

换一视角,若不仅想在整体逻辑上还原此书写什么、怎么写,而是还想追问钱锺书(下简称钱)于1939-1942年间撰《谈艺录》的内在动力何在,这又导致原先有效的“文献-本体论”分析不够用了,而宜引入“文献-发生学”方法。面对同一文献(对象),本体论分析有别于发生学探询,因为前者主要浏览纸面,而后者则须透视纸背。纸面是指白纸黑字所呈现的学识信息的有序编排,纸背则往往蕴藉作者为何如此书写的深层动机。雨果说天地间的每个“为什么”,其实都有一个“因为”。这一回答钱“为什么”能在29-32岁间写出《谈艺录》的“因为”,就扎根在作者的青春心灵深处。

这般强调“文献-发生学”对《谈艺录》深阅读的方法论意义,用处大么?至少有如下两条。

其一,有助于证实《谈艺录》确属“忧患之书”。^①

将学人著书体认为与家国危难共命运的悲壮之举,其最典型者,莫过于后学对西南联大先哲的肃穆追叙。因为,无论钱穆脱稿于1939年的《国史大纲》,还是陈寅恪1940年杀青的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,皆起草于仓皇转涉、甚至空袭相随的南迁途中,这是用生命来搏击死神,终于率尔刊布的。此当无愧为“忧患之书”。

但除作者外,却鲜见学界也有人很在意将《谈艺录》读作“忧患之书”的。后学似更心仪此书“精深在思考”,以期鉴证“钱锺书的卓绝处在于全面地具备了学者的素质——不只是渊博的知识、缜密的思理,还有独立的学术品格”。^②此亦无可厚非。但也因此,恐将错失深究青年钱锺书的内心世界的机会。其实,从作者1942年该书脱稿后的“自记”可以见出,钱是极感慨撰《谈艺录》那段岁月的孤苦坚忍:

(1939年)始属稿湘西,甫就其半。(1941年)养病返沪,行篋以随。(太平洋战争爆发,沪上沦为孤岛)予侍亲率眷,兵罅偷生。如危幕之燕巢,同枯槐之聚蚁。忧天将压,避地无之(并未阻挠他著述依旧),诤无能之词,遣有涯之日。……掇摭利病,积累遂多。濡墨已干,杀青黉计。苟六义之未忘,或六丁所勿取;麓藏阁置,以待贞元。时日曷丧,清河可俟。^③

(括号内系笔者注)

1948年沪上开明书店初版《谈艺录》,这对钱本人来说,拟是这座“学术昆仑”的第一次崛起(另两次是1958年初版《宋诗选注》,1979年初版《管锥编》)。这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而言,则是几近唯一能与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相辉映的诗学瑰宝。再回到撰《谈艺录》的艰难时世,该书所饱满的忧国忧生之患,纵然与西南联大先哲相比,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看点有二。一是钱穆、陈寅恪等从北平、长沙辗转昆明一路颠扑仍发愤著书当动天地泣鬼神,然这毕竟是在西南联大这一最强学术军团生发的奇迹;而锺书从湘西到沪滨则纯属独行侠的孤胆突进。二是资历比较:钱穆1933年前后已历任燕京、北大、清华教授,陈寅恪1926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,1927年王国维自沉后更被推崇为“观堂而后信公贤”^④的“文化神州”第二;相对照,锺书尚属小字辈,1933年毕业于清华外文本科,1938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学士学位,1939年始撰《谈艺录》仅而立之龄,他从哪儿汲得如此定力,竟在兵荒马

^①钱锺书:《谈艺录》初版序(1948年),《谈艺录》补订本,北京,中华书局,1984年,第1页。

^②蒋寅:《〈谈艺录〉的启示》,原载《文学遗产》,1990年第4期,参见蒋寅:《学术的年轮》,南京,凤凰出版传媒集团,凤凰出版社,2010年,第242-243页。

^③钱锺书:《谈艺录》初版序(1948年),《谈艺录》补订本,第1-2页。

^④《吴宓诗集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4年,第502-503页。

乱之年硬安下书桌写出这部“忧患之书”？换言之，钱内心若无某种神性之力，仅凭其博识慎思，怎么可能安顿这颗极具天才、不无沧桑、绝不妄分的青春心灵？无需说，这正是“文献-发生学”拟有大作为的地方。

其二，有助于打通《槐聚诗存》与《谈艺录》的深层经脉。

“打通”在此是动词（“打通经脉”属动宾结构）。“打通”在称谓动作（行为）时亦可作名词（动名词），钱曾用它来喻指其治学方法之特点，是在不同形态的国别文学经验之间发现人类共识之相契乃至归一。故钱1937年便说：“中国所固有的东西，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”；^⑤1942年《谈艺录》序重申：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”。^⑥也因此，当笔者试用“文献-发生学”来打通《槐聚诗存》（下简称《诗存》）与《谈艺录》之间的深层经脉时，也可戏言是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”。

人体作为血肉之躯，就其临床解剖而言，可被视觉直接把握的对象实在有限。若把“经脉”拆成“经”“脉”二字，“经”指经络，“脉”指血脉，血脉具直观性，然经络作为生物电脉冲所运载的生理-病理信息的传导线路，不具直观性。就日常视觉水平而言，“经”“脉”显然不在同一平面。故欲打通“经-脉”关系，也就将涉及多层次，这就具“深层”性。

将此道理落到钱学一案，也可说《谈艺录》就其写什么、怎么写而言，这是可从纸面直接读出的，宛若血脉具直观性。然若考证钱为何写《谈艺录》，或追踪钱在风云乱世尚能痴心于学的内在动力究竟何谓，这便酷似经络不具直观性，即不易从《谈艺录》纸面直接读出，这全被作者压到纸背去了。

文坛常说“作诗功夫全在诗外”，钱的治学功夫亦在学外。事实也近乎此。钱撰《谈艺录》时所生出的、种种与著书相关的感悟、沉郁、忧伤及慰藉，那些不宜诉诸概念、逻辑、学识的心灵闪念，就其心理性状而言，往往纤若游丝、微若气息、妙若精魄，却无碍钱用旧体诗来隐喻、来比兴，或曲尽心折，或直抒胸臆。偏偏钱在这时段的旧体诗也特丰产。据统计（不敢说无误），《诗存》辑录钱1934-1991年写的旧体诗（含四、五、七言）共计173题、281首。以1949年为界，前十五年（1934-1949）有诗136题、203首，年均13.5首；后四十一年（1950-1991）有诗37题、78首，年均1.9首。然钱在写《谈艺录》年间（1939-1942）却有诗65题、96首，年均24首。不免揣测，钱大概委实将写《谈艺录》时闪现的、不宜入书的诸多心念，全写到《诗存》里了。于是《诗存》与《谈艺录》之间的错综交响，也就成了钱“心-脑”（半是诗人半是学人）交互变奏所织成的诗哲共鸣。

若想细深玩味钱1939-1942年间的诗章情韵，请别忘了《谈艺录》书写正是如上诗意赖以萌发的本事背景。同理，若想洞察钱撰《谈艺录》所以能锲而不舍的内驱力究竟何在，那就请你将相关旧诗读作凝冻其青春呼吸暨心跳的“活化石”。当年钱写《谈艺录》时的心灵波折曲线，全刻在这些“押韵的活化石”上了。苏轼诗云：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？应似飞鸿踏雪泥；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”。^⑦钱用旧诗来喻指或直白写《谈艺录》时的心情或许也属“偶然”，未必想到后学会借此作为洞开其心灵的钥匙，但客观上细读《诗存》确能让你觅得穿越《谈艺录》纸背的那个锁孔。

现在可以说了，笔者从《诗存》中读出的、足以驱动《谈艺录》作者的那个“内在动力机制”，实是由四个环节有机缀联的价值意向链，简称“诗魂链”：从自期（“吾甘殉学”）→自负（“萧然冷屋”）→自律（“萤光自照”）→自居（“孤岛谈艺”）。本文旨在通过对诗魂链各环节作“历史-逻辑”考辨，以期证明钱1940年前后《谈艺录》的书写过程，也正是他“三十而立”即奠基

^⑤钱锺书：《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》（1937年），原载《文学杂志》第1卷第4期，参阅钱锺书：《人生边上的边上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2年，第117页。

^⑥钱锺书：《谈艺录》序（1948年），《谈艺录》补订本，第1页。

^⑦钱锺书对苏轼诗《和子由渑池怀旧》很器重。钱1937年七言诗《重过锡兰访A·Kuriyan博士》，其颈联曾化用苏轼的“雪鸿”意象：“潭影偶留俄雁过，雪痕终化况鸿飞”。钱锺书：《槐聚诗存》，北京：读书·生活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2年，第25页。钱1958年版《宋诗选注》选注苏轼诗18题、21首，则将这首“雪鸿”诗置苏轼诗之首。钱锺书：《宋诗选注》，北京：读书·生活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2年，第103页。

学人信仰“安身立命”的心路历程。彼此间呈同步性。

自期：“吾甘殉学”

在逻辑上将“自期：‘吾甘殉学’”，当作钱“安身立命”第一环暨撰《谈艺录》的第一内驱力，这经得起史实检验么？只要愿将钱1939-1942年的旧诗读作“押韵的”心灵史文献，一切也就将逐步澄明。

“吾甘殉学”出自钱1942年的一首五言《伤张荫麟》。张系钱读清华本科时的校友，因才学出众而幸蒙吴宓（清华教授）赏识，与钱偕被“招饭于藤影荷声之馆”（位于清华工字厅侧）而始相识。钱曾赋诗：“同门堂陞让先登，北秀南能忝并称”。^⑧钱是祖籍江南的清华才子，张被目为“北秀”当可鉴他在钱心中的分量不轻。这大概是1932年间的事。^⑨不料十年后，钱在沪写《谈艺录》却兀地获悉张的噩耗：“清晨起读报，失声惊子死。天翻大地覆，波云正谲诡”。^⑩钱所以心潮跌宕如此，除却同门旧谊，更重要的是钱惺惺相惜，从内心认同张是与他一样难得能真做学问的校友：“子学综以博，出入玄与史。生前言考证，斤斤务求是”。^⑪然造化弄人，英才夭折。但纵然天意无怜幽草，这并不阻挡钱“吾徒甘殉学”^⑫之初心，哪怕家园危亡再血泪滂沱，人生前景再阴晦不明，坊间物议再隔膜不敏，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。

1942年对钱的意义，不论就其学术史或心灵史来说，恐皆属影响遥深的年头。若着眼于前者，《谈艺录》脱稿当数有历史含量的事件；若着眼于后者，则钱以往从未这般宣示过他对学术竟有殉道式赤诚。《谈艺录》的庄重分婉就未必偶然地与《诗存》的生命诚念相遇于钱的1942年。这也可说是发生在钱的“安身”-“立命”之间的山盟海誓。据杨绛追忆，钱1937年就明言“他志气不大，但愿竭毕生精力，做做学问”。^⑬若曰钱的这一抉择堪称是终极性“立命”，那么，1939-1942年他孕育《谈艺录》所担当的全部艰难，当是在日常人伦层面践履“立命”，亦即将它转为操作性“安身”。而且，后学发现，钱的操作性“安身”对其终极性“立命”而言，并非单纯地流于遵命式执行；相反，《谈艺录》的书写背景也在强化或深化作者“立命”的价值根基，使其变得更经得住论辩。这就不能不涉及钱的终身诗友叔子。

叔子，大名冒效鲁（1909-1988），1930年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馆，后出使苏联任大使馆秘书，1938年夏取道马赛归国，与钱邂逅于法国阿多士2号邮轮（钱获牛津学位后，偕妻携女搭乘此船回国）。叔子因擅旧诗出名早，持才傲世，气概不凡，谁知在甲板上与钱相逢后，虽庆幸“狂狷或相类”，但内心又不得不默认彼此是“云龙偶相从”，叔子为云，锺书为龙，否则，他不会如此重言钱对他的欣赏：“穿行万马群，愿视不我弃”；“君看江海成，曾弗细流弃”。^⑭叔子当时已称钱“谓一代豪贤”，不仅“言诗有高学，造境出新意”，^⑮或许在人生志向向上更有令其脑洞大开的骇俗之论。这就是说，当叔子像历代儒生一般确认读书当官是天经地义时，却猛地警觉眼前那位年龄少一岁、胆识高一大截的“清华-牛津”双料才俊，其价值观与他根本不属一个档次。简言之，钱那时已铁心做纯粹学人，绝不当官。这一角色自期对钱来说，已日常得像肺亟需空气一般平淡，但在叔子听来却振聋发聩，不然，钱当年七律《再示叔子》就不会有此首联：“卑无高论却成奇，出处吾心了不疑”。^⑯

有此铺垫，再来咀嚼且比较钱撰《谈艺录》前后所写的两首同名七律，想必回味不薄，后劲更足。

《答叔子》之一（1938）

^{⑧⑨}见钱锺书：《槐聚诗存》第82页注释。

^⑨钱1929年秋被清华破格录取一年后，吴宓游学欧洲，1930年9月才回清华执教，而1933年秋钱已本科毕业离校。故有识者说，“吴宓与钱锺书的交往主要是在1932年之后”。见李洪岩：《智者的心路历程（钱锺书生平与学术）》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76页。

^{⑩⑪⑫}钱锺书：《伤张荫麟》（1942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81页、第82页、第82页。

^⑬杨绛：《钱锺书对〈钱锺书集〉的态度》（1997年11月21日），见《槐聚诗存》，第2页。

^⑭冒效鲁：《马赛归舟与钱默存（锺书）论诗次见赠韵赋柬两首》（1938），《叔子诗稿》，合肥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22页。

篇什周旋角两雄,狂言顿觉九州空。

一官未必贫能疗,三命何尝诗解穷。

试问浮沉群僚底,争如歌啸乱书中。

后山嘱望飞腾速,此意兢兢敢苟同。^⑮

《答叔子》之二(1942)

龙性官中想未驯,书生端合耐家贫。

敛非澜倒回狂手,立作波摇待定身。

九牧名声还自累,群居语笑向谁真。

白头青鬓交私在,宛转通词意不伸。^⑯

先挑明这对同名七律的本事背景是:1938年叔子因钱的人格感召,已于1939年辞官。^⑰这样再去读诗,也就能读出酣畅。

第一首,鉴于叔子是一介书生却仍浮沉宦海,这就不禁令钱青眼斜睨,诗锋逼人:当一小吏未必能让自家脱贫,若三生有幸也不会因诗而坠入困顿。试问一个混迹于幕僚、瞅长官眼色办事的小角色,怎能享有真诗人歌啸乱书的那份自由欢乐呢?更值得商榷的,是君尊人心仪的那位陈师道(后山),他赠诗后生动辄用“飞腾”“飞扬”诸字眼,在下只能斗胆不示苟同。^⑱

第二首,既然叔子龙性未驯,不适合当官,不当也罢,做书生也没什么不正当,不过是忍受家境清贫而已。人生最关键是在认准自己是谁。凭栏一片风云气,但你有挽狂澜于既倒的神手么?若没有,那就不妨袖手内省,首先让自身经得住时势波动而有恰当定位。若当官能当到九牧(九州之长)这一尊贵份上,名声日隆,但也是累赘,人群簇拥,其间到底谁才值得你去坦诚语笑,怕也吃不准呢。相反,人间若真存一知己,则彼此交流也就心有灵犀,哪怕白头青鬓之间也不隔代沟,说话不须把意思全兜底,只用几个词,便心照不宣了。

看得出,1938年《答叔子》与1942年《答叔子》相比,这对诗友的心理间距是在愈益亲近。若曰前者是狭路相逢,才子争锋,语多微讽;那么,后者已是兄弟唱酬,知根知底,心系慰藉。其实早在1939年,钱已在内心认叔子是“好我二三子”中的佼佼者:“近邻喜冒郎(叔子),璠也洵鲁璠。折简酬新凉,茗碗共论文。”^⑲而且,叔子还真于此年玩真的,为了契合钱的人格召唤而不惮辞官,这在坊间眼中,容易吗?用叔子后来说法,则是:“白鸥浩荡孰能驯?漫说角官可救贫”。^⑳这诚然是在深挚呼应钱的诗魂存根。因为“白鸥浩荡孰能驯”,即钱的“龙性未驯”;“漫说角官可救贫”,更在对接钱的“一官未必贫能疗”。一对诗友在终极价

^⑮冒效鲁:《马赛归舟与钱默存(锺书)论诗次见赠韵赋柬两首》(1938),《叔子诗稿》,第22页。

^⑯钱锺书:《再示叔子》(1938),《槐聚诗存》第26页。

^⑰钱锺书:《答叔子》(1938),《槐聚诗存》,第25页。

^⑱钱锺书:《答叔子》(1942),《槐聚诗存》,第83页。

^⑲叔子1939年《读默存〈山中杂诗〉漫书辄寄》一诗,末尾四句是:“辞官自喜儿脱襦,执卷宁惊雷破柱。期君六月好归来,共我谈玄挥白羽。”《叔子诗稿》,第30页。

^⑳叔子的父亲冒广生(1873-1957),民国时任财政部顾问、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,资深名士,对陈师道诗用力颇深,曾著《后山诗笺》。参阅李洪岩:《智者的心路历程(钱锺书生平与学术)》,第156页。

值层面竟心心相印如此，钱也确有理由将叔子认作难得的精神朋侣了。钱自谓“性本爱朋侣”，^②但真能入其法眼则甚少。叔子不啻幸运儿。然钱一生有叔子这位“永恒的诗友”，同属幸运。

这就是说，钱在 1942 年认叔子为精神朋侣，别有深意在焉。因为 1942 年正是《谈艺录》脱稿的年份。最早是谁情真词切地敦促钱撰《谈艺录》的？叔子。叔子从 1938 年结识钱的那天起，就凭其诗人敏感，认定钱是中国诗学谱系中百年一遇、几近能在“滔滔众流中，盍树异军帜”的唯一人选，故他首次赠诗便劝钱：“登高试一呼，响应万邦帜。舍我其谁欤？孟言愿深味”。^③《谈艺录》在正文“诗分唐宋”开篇前有引文也追记了叔子 1939 年在沪直接督钱起草此书的情形：

二十八年夏，自滇归沪渚小住。友人冒景璠，吾党言诗有癖者也，督余撰诗话。曰：“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”。余颇技痒。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，既多刊布，将汇成一集。即以诗话为外篇，与之表里经纬可也。^④

叔子所以特别仰慕且推崇钱，这儿有私谊，亦颇蕴公义。所谓私谊，是叔子在甲板初逢锺书便一见钟情：“苦殚精力遂无涯，我与斯人共一痴”。^⑤所谓公义，是叔子直觉钱是旷世罕见的“学人中的卓越诗人”兼“诗人中的卓绝学人”，其未来是注定将为中国学术留下大手笔、大建树、大奇观的人物。故其最初赠诗便无私无惧地褒钱是“一代豪贤”，1939 年又赋诗深情缅想：“回思谈艺欢，抗颜肆高辩。睥睨一世贤，意态何瑟洞。”^⑥“意态瑟洞”，是说钱当年即兴吞吐千年诗艺演化时壮怀激越，然其幽邃眼神所透出的沉凝意态，怕只有深山里那种清澈透底、却又吃不准底在何处的壑潭才可比拟。

或许，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叔子才特别地打动了钱，以致钱认定在其朋友圈里，也确凿只有叔子才不仅像他那般于诗有癖，而且也是唯一能从终极层面预见其内在生命终将惊世的知己。故也就有理由想象，钱所以能在家国丧乱^⑦之后，仍不折不扣地让《谈艺录》来高密度地集聚其学识睿智，其内驱力，恐不仅仅源自个体行为层面的“吾甘殉学”，而是自期通过厚积薄发的“吾甘殉学”来见证，类似《谈艺录》为符号的学术史碑，只有因为是钱在做，才可能被做成，甚至做出远远高出学界水平面、足令时贤后学自惭其有生之年很难超越的高峰。否则，又怎么称得上是叔子所仰望的“一世豪贤”呢？把学术史在给定时空所能达到的高度，义不容辞地揽到自己肩头去担当，这才是值得钱用生命去殉的“自期”，也是“自负”。

自负：“萧然冷屋”

把“自负”的内涵设定为主体对攀缘学术高峰的自觉担当，这颇适合 1939 年后的钱，因为这一切已与撰《谈艺录》相联，但并非说 1939 年前钱就不“自负”。只是说钱以往“自负”与撰《谈艺录》无涉，故也就没了那份心灵史高度，更多定格为孤芳兀傲，弄得人际境况莫名地紧张，内心不免郁结灰暗。与此相应的隐喻性意象，便是“萧然冷屋”。

“萧然冷屋”作为合成词，出处如下。钱 1938 年秋至翌年初夏，执教西南联大（清华）时赋诗，曾有两处用了“萧然”。一是七

^②钱锺书：《杂书》（1939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38 页。

^③冒效鲁：《次答默存见寄》（1942），《叔子诗稿》，第 68 页。

^④钱锺书：《杂书》（1939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38 页。

^⑤冒效鲁：《马赛归舟与钱默存（锺书）论诗次其韵赋柬两首》之二，《叔子诗稿》，第 22 页。

^⑥钱锺书：《谈艺录》补订本，第 1 页。

^⑦冒效鲁：《红海舟中示默存》（1938），《叔子诗稿》第 23 页。

^⑧冒效鲁：《送默存讲学湘中》（1939），《叔子诗稿》第 38 页。

^⑨1938 年钱锺书夫妇回国后痛感家国丧乱，有人作了背景式描述：“杨绛生母于一年前溘然长逝，苏州老家被日寇抢劫一空，老父亲避难到了上海，而她的三姑母、风闻一时的杨荫榆悲悲壮壮地在 1938 年 1 月 1 日被日军惨杀在苏州。钱家情形正相仿佛。锺书先生的母亲、弟弟、妹妹等人随叔父一家逃难到上海，寄寓在法国租界区。他的父亲执教浙江大学，岌岌可危，势如累卵。家乡无锡早被日寇占领，国土如肉，半入虎口，古老的中国正在成为名实相符的‘围城’。”李洪岩：《智者的心路历程（钱锺书生平与学术）》第 155 页。

绝《昆明舍馆作》之二：“屋小檐深昼不明，板床支灯兀难平。萧然四壁埃灰绣，百遍思君绕室行”。^②二是七律《午睡》：“摊饭萧然昼掩扉，任教庭院减芳菲。一声燕语人无语，万点花飞梦逐飞。春似醇醪醒不解，身如槁木朽还非。何心量取愁深浅，栩栩蘧蘧已息机。”^③这对“萧然”皆喻指诗人在昆明心境不佳。前者乍看是厌嫌陋室阴沉不洁，致使诗人上百次地怀念杨绛在姑苏城的老房子是绿槐朱栏煞是气派，实质上是微言内心孤苦，只能想老婆想得走投无路。后者则直抒其孤苦无解，无解到诗人对四月芳菲、燕语呢喃也没了兴味，身如枯槁，生机奄奄。置身于如此庭院虽值春季，了无春意，故谓“冷屋”可也。巧的是，钱执教联大时其书斋名正是“冷屋”二字。^④

应该说，钱在昆明撞上这“萧然冷屋”还不至于陌生。因为类似青春创伤，五年前(1933)他本科毕业时已经品尝，后来诗人将此追忆为“憔悴京华拙叩门”，“寒灰心事酒难温”。^⑤“京华”即“清华”。或许这是清华校史至今无解、却又传说纷纭的谜团之一。谜面很简单：既然钱读本科时已是清华公认的天赋才俊，为何母校没让他留下执教？一个颇具蛊惑力的说法：那是钱太自负，竟扬言清华外文系没有哪位教授有资格当他导师(所谓“叶公超太懒，吴宓太笨，陈福田太俗”^⑥之类)，故他不屑免试直升清华研究院续读。但钱事后辩解从未有此狂言。口说无凭，真假难辨。但钱留学牛津时曾对业师吴宓有犀利书评(“外科医生式的锋利解剖”^⑦)而被好事者判为“不恭”，这也难免。吴宓才学如何自见仁见智，但吴品鉴学界人物颇具透视力或历史预见，则是事实。据说吴20世纪30年代曾发此感慨：“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，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，在年轻一辈儿要推钱锺书，他们都是人中之龙，其余如你我，不过尔尔。”^⑧无论钱当时有否认同吴的评价，但吴作为师长对钱有爱才之心当属仁厚。相比较，钱臧否人物(师长)时不忌世故的快人快语让当事者憋气，也拟属另类人之常情了。钱才智超群本已让人相形见绌，偏偏那嘴特别会说，那笔特别会写且得理不饶人，谁忍受得了啊？故后来钱为“自负”支付代价，也不宜说事出无因。

但世俗人际并不因钱的辗转海归而修改“潜规则”。同样，钱大概也没想过宜为母校对他的再度破格(1938年清华已聘牛津海归钱为外文系教授，连跳讲师、副教授两级，时年28岁)而感恩不尽不再负气睨世。于是1933年的青春版“憔悴京华”，至1938年又被重演为海归版“萧然冷屋”。可鉴钱虽为“自负”付学费不菲，但他依旧不学“乡愿”，咽不下这口气。有诗为证：“负气声名甘败裂，吞声歌哭愈艰难。意深墨浅无从写，要乞浮提沥血干。”^⑨

然“自负”对钱而言未必纯属坏东西。钱的“自负”最易从他的眼光见出。这就看他将那斜睨的、探询的、闪烁狡慧、又含颌不语的视线落到哪里了。若他老是站在“人生的边上”或“人生边上的边上”冷冷地审视他人，估计谁都会发怵。谁心底不藏着、掖着一点幽暗或软肋呢？谁能彻头彻尾、通体光明地活得内心每个闪念、每句潜台词都合乎标准答案呢？即使自忖错了，有内疚或忏悔，那也属隐私，谁也无权强迫他(她)公示天下。然偏偏钱逼视人性弱点的眼光一辈子都极厉害。难怪有人即使活到老，依旧受不了。程千帆(1913-2000)晚年便说，“对整个人类的爱心，要有像佛祖以身饲虎的宏愿，悲天悯人。而不是站在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对立面，投以轻蔑嘲弄。可以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，但在立场上，哀与被哀者，怒与被怒者，又在道德上是完全平等的”；“中书君抑或具悲悯之怀，然而如上帝之降临下土，少平等观，非从悲悯出发……”^⑩可谓别具心得。

也许，世故辩证法(“潜规则”)正是这样：当诸多郁闷者因承受不了那凛凛慧眼、敬而远之后，他们会无意有意地在那冷眼够不着的地方筑起有形或无形的“萧然冷屋”令钱难堪不已。这是世故对“自负”的惩罚。

但若转换视角呢，钱始用“自负”眼光审视且挑剔自己，结果确认自己果真经得起挑剔，又将怎样？这也不得了，这很可能转

^②钱锺书：《昆明舍馆作》之二(1938)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29页。

^③钱锺书：《午睡》(1939)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31页。

^④参阅李洪岩：《智者的心路历程(钱锺书生平与学术)》，第162页。

^⑤钱锺书：《秣陵杂诗》之三(1935)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6页。

^⑥周榆瑞：《也谈费孝通与钱锺书》(周说是陈福田对他如是说。陈时任清华外文系主任)，载台湾《联合报》1979年8月4日。参阅李洪岩：《智者的心路历程(钱锺书生平与学术)》，第82页。

^{⑦⑧}李洪岩：《智者的心路历程(钱锺书生平与学术)》，第74页、第73页。

^⑨钱锺书：《得龙忍寒金陵书》(1942)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73页。

为唯一有效的自我救赎，猛一下就把自己推出了“萧然冷屋”的精神困境。这般说有道理吗？有诗为证：请读其五古《游雪窦山》四首。杨绛说：“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”^③（没说理由）。那就不妨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。

《游雪窦山》之二

天风吹海水，屹立作山势。浪头飞碎白，积雪疑几世。

我尝观乎山，起伏有水姿。蜿蜒若没骨，皱具波涛意。

乃知水与山，思各出其位。譬如豪杰人，异量美能备。

固哉鲁中叟，只解别仁智。^④

《游雪窦山》之三

山容太古静，而中藏瀑布。不舍昼夜流，得雨势更怒。

辛酸亦有泪，贮胸肯倾吐。略似此山然，外勿改其度。

相契默有言，远役喜一晤。微恨多游踪，藏焉未为固。

衷曲莫浪陈，悠悠彼行路。^⑤

先试解前者。这是一首将山水拟人化、与把诗人人格隐喻化相融合的现代五言。山水拟人为显，诗人人格隐喻为隐。中国水墨山水作为文人画的传统之一，便是画意的隐喻被经典化，其结果是诱引你把山水构成径直读作画家的人格寓言，也大体不错。对此诗拟可作如是观。乍看诗人是在写雪窦山水特有灵性，皆不拘规矩、不守本分地“思各出其位”：千丈岩瀑布明明是水，却磅礴如海水被天风吹成了山势屹立；巍峨山脊明明是山，逶迤的天际线又起伏得像波涛汹涌。雪窦之山不仅仅是山因被蕴有水意故神，雪窦之水不仅仅是水因被赋有山形故灵。如此山中有水，水中有山，这叫“异量美能备”。普天下，千百年来，怕只有极个别的旷世豪杰的人格构成才可能呈现如上奇观。故当先哲孔子只把俊杰分作“仁者乐山”“智者乐水”两种，将山水所喻指的人格元素决然分开，这就未免不开窍。殊不知真正集天灵地杰、人间毓秀于一身的旷世豪杰是能做到“异量美能备”的。注意到叔子1938年已尊钱为“一代豪贤”，钱1939年戏笔时也不憚“自笑一世豪”，^⑥箇中之意，不言而喻。所以，若有人称此诗为钱的“自负”之歌，这并不唐突，不属“过度阐释”。

顺势续解后者，也就可称是在呼应前诗的“心境”之歌。“自我海外归，此石堪共语”。^⑦诗人自去年暑期登陆香港、栖居昆明已一年多，似乎今逢雪窦山，才算遇上一个“堪共语”的对象。特别是那在古静山间昼夜跌宕的瀑布，多像诗人近年郁结的心潮：“辛酸亦有泪，贮胸肯倾吐”。是的，诗人的人格自期及自负也酷似此山，外部压力再大，也不能强迫它改观易辙。故就像李白“相看两不厌，唯有敬亭山”、辛弃疾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一样，钱与雪窦山之间竟也“相契默无言，远役喜一晤”起来。究竟是雪窦山的风水光景会令诗人的心境瞬间阴转晴朗？还是钱矢志写《谈艺录》后，客观上已站到其生命史的大拐点，奉化雪窦也就恰巧成了他揽镜自照（折射自我心境转变）的山水宝鉴？后一解释更具说服力。

^③程千帆致舒芜（二四），1996年1月1日，程千帆《闲堂书简》（增订本）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605-606页。

^④杨绛：《记钱锺书与〈围城〉》，钱锺书《围城》附录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344页。

^⑤钱锺书：《游雪窦山》之二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42-43页。

^⑥钱锺书：《游雪窦山》之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43页。

也因此,笔者有理由判断《游雪窦山》,这与其说是《诗存》中难得一见的山水诗,毋宁说它便是钱作了庄重选择后的现代“出师表”或“三十自序”。三国时孔明撰《出师表》,是因为确信有一个政治-军事舞台正在前方等他。钱也明白这次赴湘西蓝田,其使命当不仅仅是去国立师院主掌外文系暨照料衰翁钱基博以尽孝,他是同时更想到“悄焉寡侣,殊多暇日”^④的深山去写他最想写的《谈艺录》,这才是能真正激活其才情学识的“远方与诗”。近代王国维在1907年为《静庵文集续编》撰“三十自序”时也处在生命史的拐点,故会自省其先前痴迷文哲之学,不无“可爱者不可信”“可信者不可爱”^⑤的择术欠慎。相比较,钱在而立之年誓撰《谈艺录》,这绝对是其学涯中“既可爱又可信”,兼具价值性“立命”要义、又有日常性“安身”操作的重大抉择。故其《游雪窦山》可以写得这般自负自信,肝胆郁勃,激情似瀑。因为在他离沪西行之际,他已经全然明白“我是谁?我正在干什么?我将去何方?”了。

进而,钱对此西行,为何定要向叔子承诺:“与子丈夫能壮别,不教诗带渭城声”?^⑥甚至《游雪窦山》也强调:“擘我妻女去,酷哉此别离”?^⑦根子怕乃在钱永志难忘,若不是叔子的倾心敦促,他或许真未必在1939年后非撰《谈艺录》不可。然《谈艺录》对钱在学术史的初次崛起,其意味又非同寻常。“衷曲莫浪陈,悠悠彼行路”。前方期待钱去探索的路很漫长。一切才刚刚开始。这是钱在向他的青春版“憔悴京华”、海归版“萧然冷屋”告别。这也是钱对其选定的路的遥深眺望。故也就既无荆轲式的悲抑(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),也没柳永式的缠绵(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),更不需王维式的忧伤即“渭城声”(“劝君更饮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)了。

自律:“萤光自照”

1939年冬钱西行履新,途中叔子赠诗《送默存讲学湘中》,除却私谊念旧,另有三项期望涉“育人”“著书”“不媚俗”。“去好铸人,大我邦国本”指“育人”;“不尔勤著述,砭俗振疲软”指“著书”;最醒目的是第三项:“慎毋为乡愿,随众效姝暖”,^⑧指“不媚俗”。

钱平素做人非狷即狂,最忌“媚俗”。然以世俗尺度来看,钱处世之弱也恰在太不“媚俗”。症结在钱此番履新是受聘国师外文系主任,那是一个负责协调各方关系的行政角色,钱是否将因此不再独立自由、而变成官场上俯仰练达的滑头呢?这似是叔子所担心的。

叔子与钱相逢相处的日子毕竟还嫌短。若真熟识其性情之三昧,钱绝不可能为这乌纱帽而让渡人格尊严的。钱在蓝田期间(1939年12月-1941年12月)曾写过两副诗联,拟可令叔子放心。一是:“两言而决无多赘,百忍相安亦大难”;^⑨二是“宾筵落冰投炭,讲肆悠悠饭煮沙”。^⑩前者讲钱公职在肩,但力求简洁实效,能用两句话搞定的事,决不多说第三个字,系主任办公“岂小不忍而忘大”,^⑪但百事都靠忍来维系人际安定,真不是轻松活儿。后者讲钱因公赴宴落落寡欢,不去有不给面子之嫌,去则冰炭不契,有一搭没一搭地应酬,乍看仪态悠悠,实则无味夹生得像“饭煮沙”。

说叔子看钱看得不透,更重要的一点是:叔子本有条件猜测或忧虑,钱独自到僻壤旧宅去写《谈艺录》达七百个昼夜,其日常心理是否将失衡?有识者皆知有否长时段的内心沉凝,这对学术写作来说,几乎是第一选项,否则,纵然坐拥书城,若心不在焉,这仍不过是物理空间(书房),还不算性灵空间(书斋)。那么,钱在国师的书房能否真正弥散性灵之芬芳而成孕育《谈艺录》的书斋,这又为何是叔子最应该有的悬念呢?因为在钱的朋友圈,几乎是叔子对钱的习性、嗜好、履历最关心或最具兴味,且以此入诗。^⑫可

^④钱锺书:《杂书》(1939),《槐聚诗存》,第38页。

^⑤钱锺书:《游雪窦山》(1939),《槐聚诗存》,第42页。

^⑥钱锺书:《谈艺录》补订本,第1页。

^⑦王国维:《静庵文集续编》自序二,参阅《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》,周锡山编校,太原,北岳文艺出版社,1987年,第244页。

^⑧钱锺书:《叔子赠行有诗奉答》(1939),《槐聚诗存》,第40页。

^⑨钱锺书:《游雪窦山》(1939),《槐聚诗存》,第43页。

^⑩冒效鲁:《送默存讲学湘中》(1939),《叔子诗稿》,第38-39页。

以说,自1935年西渡英伦留学以来,钱的日常居止皆不离杨绛的悉心照料与忘我呵护。杨作为娇妻主妇也确实了得,既才学博雅又知书达理,既上得了厅堂亦下得了厨房,既令钱长脸,又让钱感念不已。^⑤也因此,钱学识再超迈高华,其日常身心已难舍对杨的依赖暨依恋。这是幸福,也是软肋。故当钱真的像断线风筝飘到千里之外,这片寂静的蓝田对钱来说,又将意味着什么?叔子从未想到这一层,钱倒已将此诉诸旧诗,满纸孤苦。

先说“独眠之孤”。“别岁依依似别人,脱然临去忽情亲。寸金那惜平时值,尺璧方知此夕珍”。^⑥这是钱1940年在蓝田过第一个除夕夜便难过得像丢了魂。于是就相思,相思得睡不着,便索性《夜坐》:“吟风丛竹有清音,如诉昏灯掩抑心。将欲梦谁今夜永,偏教因我万山深”。^⑦还有《山斋夜坐》。^⑧更有《山斋不眠》。^⑨最让人发噱的是,某夜钱总算入眠,还有幸做了美梦,却旋即醒来甚憾:“客里为欢事未胜,正如沸水泼层冰。纵然解得些微冻,才着风吹厚转增。”^⑩心境如坠冰窟。

再说“不归之苦”。如《晚步》:“出门有碍将奚适,落日无涯尽是愁。百计不如归去好,累人暝色倚高楼。”^⑪又如《中秋夜作》:“往年此夕共杯盘,轻别无端约屡寒。倘得乘风归去便,穷山冷月让人看”。^⑫再如《上元寄绛》:“上元去岁诗相祝,此夕清辉赏不孤。今日仍看归计左,连宵饱听雨声粗。”^⑬

“独眠之孤”加“不归之苦”,令钱愁上添愁,愁不堪言。且读其七古《遣愁》:

归计万千都作罢,只有归心不羁马。

青天大道出偏难,日夜长江思不舍。

千愁顽愁古所闻,今我此愁愁而哑。

口不能言书不尽,万斛胸中时上下。

恍疑鬼怪据肝肠,绝似城狐鼠藏社。

鲠喉欲吐终未能,扞舌徒存何为者。

^⑩④钱锺书:《傍晚不适意行》(1940),《槐聚诗存》,第50页。

④钱锺书:《笔砚》(1940),《槐聚诗存》,第51页。

⑤钱锺书:《剥啄行》(1942),《槐聚诗存》,第85页。

⑥叔子曾婉讽钱24岁集中多绮靡之作,诸如“干卿底事一池水,送我深情千尺潭”“身无羽翼惭飞鸟,门有关防怯吠猫”等。参阅李洪岩:《智者的心路历程(钱锺书生平与学术)》,第158页。叔子1939年七言《暑中怀客岁渡红海时情景追纪以诗并怀同舟诸子》曾这般描述海归途中的钱锺书:“凭栏钱子睨我笑,有句不吐意则那。顾妻抱女渠自乐,丛丛乱发攒鸦巢。夜深风露不相贷,绿灯曼舞扬清歌。喧呶聚博惊座客,倾囊买醉颜微酡”。《叔子诗稿》,第22-23页。

⑦钱锺书1959年曾追忆杨绛的青春容颜:“缣眼容光忆见初,蔷薇新瓣浸醍醐。不知靧洗儿时面,曾取红花和雪无”。《偶见二十六年为绛所书诗册电谢波流似尘如梦复书十章》之三。《槐聚诗存》,第122页。

⑧钱1936年《赠绛》感念杨绛陪读牛津:“卷袖围袖为口忙,朝朝洗手做羹汤。忧卿烟火熏颜色,欲觅仙人辟谷方”。《槐聚诗存》,第10页。

⑨钱锺书:《己卯除夕》(1940),《槐聚诗存》,第47页。

⑩钱锺书:《夜坐》(1940),《槐聚诗存》,第48页。

⑪钱锺书:《山斋晚坐》(1940),“心无多地书难掇,夜蓄深怀世尽色。一月韬天犹隐约,百虫浴露忽喧呶”。《槐聚诗存》,第53页。

⑫钱锺书:《山斋不眠》(1940),“睡如酒债欠寻常,无计悲欢付两忘。生灭心劳身漫息,住空世促夜偏长。蛙喧请雨邀天听,虫泣知秋吊月亡。且数檐牙残滴沥,引眠除恼得清凉”。《槐聚诗存》,第53页。

⑬钱锺书:《偶书》(1940),《槐聚诗存》,第58页。

一叹窃比渊明琴，弦上无声知趣寡。

不平物犹得其鸣，独我忧心诗莫写。

诗成喋喋尽多言，譬痒隔靴搔亦假。⁶²

哀莫大于心死。当钱内心弥漫的愁云春得他连借诗遣愁的冲动也没了时，这表明钱在蓝田的悲苦心境已近崩溃。如此“以诗证史”，复述钱的湘西悲情，意图何在？

首先是始信钱本与常人一样食人间烟火，那么，人与生俱来、难以逾越的弱点，他也无计豁免。尽管日子不难过，钱睥睨人性弱点的冷眼比谁都酷；但当他日子也难过时，他透视其心灵溃疡的笔触也滴着酸楚。因惯常习性与生存环境的遽然失衡所酿成的深度精神迷乱，也会像无可抗拒的夜色一般将他浸没。这大概叫“人性之蛊”。“蛊”原指人腹中的毒虫。无刻不在的灰暗愁绪活像潜伏心腹的隐形毒虫，它小，然密集，会伺机从灵魂的每一道缝隙爬出，啃噬神经，最初有针刺感，不久变麻木，无所知觉，进而一切都无所谓，什么事也不想做，故什么事也做不成，形同沉沦。

其次是确认钱所以为钱，他终究活得与常人不一样，因为他终究在常人选择苟且的时候最终选择不苟且，在常人什么都不想做、什么都做不成的地方未放弃写《谈艺录》：“兴会之来，辄写数则自遣，不复论次”⁶³（此书有一半篇幅是在蓝田完成）。再回头来细想，若钱在当时放弃了，这也很难说他人品上有污点。他不过是未强大到能抵御常人无可抵御的“人性之蛊”罢了。但也因此，钱也就可能成不了学术史上的那个钱。故从学术伦理来讲，这又不能不说钱对学术史拟有亏欠。是的，若放弃写《谈艺录》，钱并未因此损了任何人的利益，但他因此在“学术自期-自律”层面损了自己则无疑。因为拉开历史长镜头，钱从青年时代起已无意有意地成了象征学术史演进的人格符号，以致其个人学涯所可能达到的高度，也就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在相应时空所达到的学术史高度，而这本是激励钱“吾甘殉学”的内驱力所在。

好了，文章写到这里，那个令钱“有如神助”地抵御“人性之蛊”而坚持写《谈艺录》的“精灵”，也就呼之欲出。钱曾赋予它一个幽美意象：“夜萤”。有识者会忆得这“夜萤”不仅在《诗存》多处闪烁，而且也像幽灵徘徊在《围城》。《围城》小说在第一第二章两次写到“夜萤”。一是写海归鸿渐在甲板上生怕海天夜色会把“一个人身心的搅动也缩小以至于无”，他想“只心里一团明天的希望，还未落入渺茫，在广漠澎湃的黑暗深处，一点萤火似的自照着”。⁶⁴二是写鸿渐在其丈人府上从纱窗看外边花园的夜景，有“几星萤火优游来去，不像飞行，像在厚密的空气里漂浮，月光不到的阴暗处，一点萤火忽明，像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。这景色是鸿渐出国前看惯的，可是这时候见了，忽然心挤紧作痛，眼酸得要流泪。他才领会到生命的美善……”⁶⁵

钱写《围城》是在1944-1946年，当时已从湘西返沪，但这不妨碍钱将他在蓝田觅得的“夜萤”意象来点缀鸿渐的视野。所以用“点缀”一词，是因为“夜萤”作为叙事元素对鸿渐性格塑造无关紧要，倒无意透露了钱所以珍视“夜萤”的理由是如下两条：（1）用“夜萤”来隐喻黑暗所以不能彻底吞没灵魂，是因为真的灵魂会发光自照而不坠入黑暗；（2）钱屡借“夜萤”来喻指心灵自照，与其说这仅仅是纯文学故伎重演，毋宁说这是钱对其生命历练的纯诗意升华故极自珍。由此再去反刍鸿渐看到“夜萤”心会疼痛、眼欲流泪之描写，显然这是钱把自己在蓝田已视“夜萤”为“生命的美善”这一价值领悟，嫁接到《围城》人物身上去了。

《诗存》辑录1940年蓝田旧诗，至少三首有涉“夜萤”，⁶⁶以五古《新岁见萤火》为之最：

⁶¹ 钱锺书：《晚步》（1940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56页。

⁶² 钱锺书：《中秋夜作》（1940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57页。

⁶³ 钱锺书：《上元寄绛》（1941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64页。

⁶⁴ 钱锺书：《遣愁》（1940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54页。

⁶⁵ 钱锺书：《谈艺录》补订本，第1页。

……日落峰吐阴，暝色如合抱。墨涅输此浓，月黑失其皎。守玄行无烛，萤火出枯草。孤明才一点，自照差不了。端赖斯物微，光为天地保。流辉坐人衣，飞熠升木杪。从夜深处来，入夜深处杳。嗟我百年间，譬冥行长道。未知所税驾，却曲畏蹉倒。辨径仗心光，明灭风萤悄。二豪与螟蛉，物齐无大小。上天视梦梦，前途问渺渺。东山不出月，漫漫姑待晓。⁶⁷

大凡一颗背负黑暗而不沉沦的灵魂皆因有萤光自照——钱在 1940 年便觉识的这一启示，其实已成其人生信念而守望了一辈子。差异仅仅是在生命史的其他时段，钱表白得更凝练晓畅，比如 1952 年是“心事流萤光自照”；⁶⁸1972-1975 年撰《管锥编》是“冥冥之中，独有晓焉；寂寞之中，独有照焉”（《文子·微明》）。⁶⁹于是，若将“黑暗”喻指钱在不同时段所遭逢的极度困境，那么，他紧随不弃的“萤光”，也就是他永不苟且、永不降志、宁弯不折的人格脊梁。1993 年钱已入晚境，他又将其脊梁赖以支撑的道德自律核心，概述为“文化人的自我铸造”，内含“崇高的理想”“凝重的节操”“博大精深的科学”“超凡脱俗的艺术”四项，舍此，也就遑论“做有高尚品格的人，做有文化的人，做实在而聪敏的君子”。⁷⁰其中，“吾甘殉学”是钱对“文化人的自我铸造”的青春版“立命”即“崇高理想”；而“理想”（立命）又须靠“凝重节操”来规范自身的日常操作才得以安顿（安身）；这安顿对当年的钱来说，也就是不放弃写《谈艺录》，因为此书别无他求，正是要用学理（近乎“博大精深的科学”）来阐释其心爱的艺文博识（近乎“超凡脱俗的艺术”）。

自居：“孤岛谈艺”

从 1940 年“萤光自照”到 1993 年“文化人的自我铸造”，不难确认：这一支撑钱的脊梁达半世纪之久的学人信仰，正是在写《谈艺录》期间奠立的，根基很深厚。这就提示后学读钱著时，切忌人云亦云地把钱读成仅以才学博识著称的大学问家，而更宜关注其著述背后的道德内驱力。记得《谈艺录》曾以“刀背-刀锋”来喻指“诗情-诗语”关系：

诗之情韵气脉须厚实，如刀之有背也；而思理语意必须锐易，如刀之有锋也。锋不利，则不能入物；背不厚，则其入物也不深。瓠北辈诗动目而不耐看，犹朋友之不能交久以敬，

正缘刃薄锋利而背不厚耳。⁷¹

将此落到《谈艺录》撰写本身，也可说：若钱在 1939-1942 年间没有“学人信仰”这一“凝重节操”作内驱力抵御“人性之蛊”（宛如“刀背”），钱当时纵然有天赋之才（宛如“刀锋”），怕也只是失之蹉跎，付之流水。耐人寻味的是钱 1941 年还以“刀背-刀锋”入诗《当子夜歌》：“妾为刀背，欢作刀口。欢情自薄，妾情常厚”。⁷²由此类比亦可鉴在钱心中，道德层面的“学人信仰”“凝重节操”之分量确比文献层面的才学博识显得更重的。

甚至可说，由于蓝田“萤光自照”、发愤著书这一经历，更坚定了钱“吾甘殉学”之生命选择。既然“见役吾非能事者”（“事”在儒学辞典大多指“事君”、当官），那么，做纯粹学人亦即他在这世上最喜欢做的角色：“也自千金珍敝帚，不求彩笔写簪花”；且揣摩或许有人也欣赏这一点：“赏音子别会心耶”？⁷³

没有终极关怀打底的学思之路尚逊厚实，遑论高远。相反，钱所以能愈致晚境，其学思愈臻炉火纯青，就是因为撰《谈艺录》既是其学术史的卓越起跑线，也是其心灵史的弘毅底线。也因此，当钱 1941 年冬自湘西返沪续写《谈艺录》另一半，翌年全书脱稿，其心境转为秋果般“足恃于内”、沉着丰盈，也就不难体味了。若单从国史视角楔入，1942 年上海租界仍属兀立于敌氛包围的“孤

⁶⁷钱锺书：《围城》，第 14 页、第 29 页。

⁶⁸除《新岁见萤火》外，钱锺书五言《小诗五首》之四有“点点萤专夜”；七律《山斋凉夜》有“孤萤隐竹淡受光”。参阅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52、56 页。

⁶⁹钱锺书：《新岁见萤火》（1940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49-50 页。

⁷⁰钱锺书：《刘大杰自沪寄诗问讯和韵》（1952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109 页。

⁷¹钱锺书：《管锥编》第二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 年第 2 版，第 455 页。

⁷²钱锺书：《答〈人民政协报〉记者问》（1993），《人生边上的边上》，第 205 页。

岛”，钱蜗居斗室，当无时不感枪家国之危：“余身丁劫乱，赋命不辰。国破堪依，家亡靡托。迷方著处，赁屋以居。先人敝庐，故家乔木，皆如意园神楼，望而莫接。”¹³但明白“我是谁？我最应干什么？”的“学人信仰”又在其心底拧紧螺栓，须做他最想做的《谈艺录》，且将它做成无愧于历史的丰碑。记得陈寅恪曾说“易堂九子”在明清易代、天旋地转之际，仍聚翠微峰论道问学，这是人生至乐，也是人间至境。相比较，钱独守“孤岛谈艺”，也就更鉴其不辱学人使命于国难之大不易。这实是一种将国家学术命运系于己身之“自居”意识。

以此为参照，再细味钱 1942 年《谈艺录》脱稿至 1947 年此书付梓这段时间的旧诗，也可发现钱对此书将得到什么评价虽不可能不在乎（比如“微言妙质得谁知”¹⁴、“海内文章孰定评”¹⁵、“伏处嚶嚶语草虫，虚期金翮健摩空”¹⁶），但钱更在乎的是此书杀青、令其内心因学人角色“自居”而弥漫而升腾而兴叹的那份生命大欣悦，当是 1942 年前旧诗所不曾有的。钱豁然自觉其胸襟拓宽如江天寥廓：“出门一笑对长江，心事惊涛尔许狂。滂沛挥刀流不断，奔腾就范隘而妨”。¹⁷甚至因内在生机蓬勃而恍悟那株四季常青的龙柏就长在自己身上：“生涯自断兴龙柏，便有春风总不知”。¹⁸正因为钱就是中国学术的龙柏经岁寒而不凋，那么，春风吹绿大地与否，也就与其无涉了。夏季酷暑也变得难不倒他了：“白羽指挥聊自许，满怀风细亦清冷”，¹⁹竟潇洒得像三国赤壁周郎，羽扇纶巾，挥手间风细月冷。中秋月圆天心，那更让钱心情好得忘了节气，只想淘气得像馋鬼过把瘾：“老知节物非吾事，馋愧杯盘与妇谋。乍对书灯青有味，何劳高处望琼楼”。²⁰尾联不啻意味悠长：回想在 1942 年《谈艺录》脱稿前，钱曾多少次登高仰望天上琼楼，好像其孤魂没驻在胸间，而是已漂泊到了广寒宫；但 1947 年将《谈艺录》正式付梓后，他才生平第一次体会到能真正吸引其眼球的，原是那盏陪伴他渡过无数不眠之夜的黄卷青灯，它在钱的瞳仁渲染出的神性光晕，或许会让钱忆起蓝田的“萤光自照”，更会令后学想起信徒噙泪在圣诞夜点燃的上帝之烛。

¹³ 钱锺书：《谈艺录》补订本，第 134 页。

¹⁴ 钱锺书：《当子夜歌》（1941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65 页。

¹⁵ 钱锺书：《吴亚森（忠匡）出纸索书余诗》（1941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70 页。

¹⁶ 钱锺书：《谈艺录》补订本，第 1 页。

¹⁷ 钱锺书：《赠宋悌芬（淇）君索观谈艺录稿》（1942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83 页。

¹⁸ 钱锺书：《答悌芬》（1943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92 页。

¹⁹ 钱锺书：《周振甫和秋怀韵再用韵奉答君时余勘订谈艺录》（1947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103 页。

²⁰ 钱锺书：《少陵自言性癖耽佳句有触余怀因作》（1942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76 页。

²¹ 钱锺书：《近事》（1944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95 页。

²² 钱锺书：《暑夜》（1946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101 页。

²³ 钱锺书：《中秋日阴始凉》（1947），《槐聚诗存》，第 102 页。